



## 老实巴交的父亲

□宁妍妍

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我家的那几亩地是他的命根子，下雨天他也闲不住，撑上伞到地头望一望心里才踏实。

7年前，远在上海定居的弟弟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。在弟弟没有孩子之前，父亲大半辈子都没有出过远门。那时，父亲的五亩苹果园正值盛产期，但为了和母亲一起去上海照顾两个襁褓中的小孙女，父亲忍痛把果树伐了，把地租给了别人。

父亲刚到上海的时候，听不惯普通话，听不懂上海话。那里没有他熟悉的田地，也没有和蔼可亲的乡邻……不知道我那老实寡言的父亲，是怎样度过那段岁月的？

熟悉上海后，父亲在一栋旧房后开了一小片地，种上葱，吃不完就拿到街上去卖，1块钱一大把。听弟弟说，一次，父亲发着烧还偷偷出去卖葱，回来后，把7张皱巴巴的1块钱塞给了弟弟。

如今，我的双胞胎侄女已经上学，父亲也从上海回来了，但他仍然闲不住，把院里、门外的空地都种上了菜。前几天，我回家看他时，他给我准备了三大袋水灵灵的菜，说吃不完就送给邻居……

## “快乐三宝”

□张少刚

父亲70多岁，却依然容光焕发。他之所以生活得这么快乐，是因为他有“三宝”。

父亲的第一宝是一台小收音机。这台收音机是我参加工作后用第一个月工资给他买的。有了收音机，他走到哪儿带到哪儿。

早上起床后，他先打开收音机听新闻，了解国家大事。到了中午，他准时收听评书，《杨家将》《隋唐演义》《三侠五义》等都是他爱听的。下午出去散步和晚上临睡前，他还要听一会儿戏曲。

父亲的第二宝是金鱼。父亲养了五条金鱼，三条红色的，两条黄色的。父亲找来漂亮的鹅卵石和绿色植物放在鱼缸里，看上去漂亮极了。他还把金鱼吃食、嬉戏时的样子拍下来，发到微信朋友圈里，朋友们都夸他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时髦老头。

父亲的第三宝是陀螺。每天吃过晚饭，他都会到离家不远的广场上抽陀螺。父亲的陀螺抽得好，引得围观的人赞不绝口。为了让陀螺旋转起来更加好看，他还在陀螺上画了五颜六色的条纹。自从抽陀螺后，父亲多年的腰椎病好了。

父亲的“快乐三宝”，让他收获了健康，也收获了幸福。

# 父爱如山

## “冷”情

□无同

爸住院了。80多岁的他出去遛弯儿时，不慎摔倒骨折。

在我眼里，爸严厉、寡言，我对他既敬畏，又保持着“话不投机半句多”的距离感，尽量少“招惹”他。

现在，面对苍老的爸，我努力表现出轻松的样子。午休后，我准备好热水，小心地说：“爸，我给您擦洗一下吧？”爸迟疑了一下，最终顺从地慢慢转过身子。当我准备给他洗脚时，他的脚明显躲了一下。

记忆里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给爸洗脚。看着窘迫的爸，我笑着打破尴尬：“爸，我保准给您洗得干净又舒服。”爸不再拒绝。

到了晚上，爸坚持让我回家：“我没事，有你妈在就行，你赶紧走吧，晚了就没有公交车了。”我不放心两位老人，就磨蹭着不走。看我如此，爸卸下“伪装”，瞪起眼睛对我粗声粗气道：“还磨蹭啥？让你走就赶紧走。”看那架势，要是他能站起来，说不定会给我一脚。

走出病房，我忍了半天的泪水涌了出来。

原来，在爸看似冷漠的外表下，深藏着炽热的爱。

## 我的父亲

□林青

转眼，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8年了。

父亲的一生平凡而朴实。他曾是一名军人，在朝鲜战场负伤后回到地方，成为一名普通的警察。

父亲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即使在战场上，他也会在难得的休息时间采一片金达莱的叶子夹在日记本里，标注上日期和地点；他会挤出时间跟当地人学习朝鲜语；在战场上急需货车司机的时候，他会积极学习驾驶技术；他还会写词谱曲，会吹小号，会拉二胡；他写得一手好字，可惜我只保留了他写的“一身正气为人，两袖清风处事”。

印象中，父亲脾气温和，极少高声说话。母亲则是火暴脾气，经常数落父亲“油瓶倒了你还以为浇地呢”，每每父亲都轻轻一笑，不气不恼，有时还故作委屈地说“油瓶没倒呀”。

父亲对老人非常孝顺，每月给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寄钱，写信向他们问好。他对兄弟姐妹也极为照顾，谁家有困难他都帮忙。我的四叔生活有困难，他每到过节就寄钱寄物资助四叔，一直到他去世。

父亲很爱我们。他一回到家就会抱起我和弟弟，故意用胡茬在我们脸上蹭痒痒，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他对我们的爱。只要有时间，他就会陪我们打牌、下棋、打乒乓球，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我们带好吃、好玩的东西……

每每想起父亲，我都有很多话想说，却又不知道怎么说，只希望下辈子还做他的女儿。

## 怀念

□杨书均

这些天，我常梦到父亲，醒来后，心里喊一声“爹”，想着都很久很久没这样叫了。

16年前，父亲去了一个叫天堂的地方。他走的那天，全家人声嘶力竭的呼喊也没能留住他老人家。

父亲要是健在的话，今年应该103岁了。

刚失去父亲时，天好像塌了。我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，每天在恍惚中度过，耳边总是听到父亲熟悉的声音在喊我，闭上眼睛，仿佛父亲就站在我面前。

我经常一人独坐，回忆父亲的过去。

父亲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医生。他上班那会儿，不知为多少人垫付过医药费。退休后，他每个月从退休金中拿出一部分为附近百姓免费配药，得到父亲免费治疗的人数也数不清，只要我回到村里，就会有人提起父亲给他们治病的事。

我深深地为父亲感到自豪。

在梦里，我见到慈祥的父亲又在认真地给病人治病……

## 药香满院

□孟宪红

前几天，我回去看望爹娘，还没走进院门，便闻到了阵阵草药的香味。

进入小院，这儿一片，那儿一片，分门别类地摊晒着好多草药。爹坐在院子里，正专注地剥地骨皮（枸杞的根）。

爹耳朵有点儿背，直到我走到近前，大声叫了一声“爹”，他才抬起头看到我。

“爹，咋弄了这么多草药？”

“放牛时歇着着急，顺便弄点儿，多少是项收入嘛。”爹开心地笑着说。

地丁、白蒿、蒲公英……爹一一给我介绍着他的“战利品”。凡是有人收购的药材，他都不放过。

爹虽年近古稀，劲头却不输给年轻人。他不会开农用车却种着十七八亩地，还养了四头牛，每天忙完地里忙家里，就连放牛间隙也要采草药。

“这些草药能卖几个钱，你万一摔着了怎么办？”我不禁嗔怪爹。

“别看这些不算啥，积攒起来也能办大事。外孙一直想要一辆变速自行车，你们都不舍得给他买，我想用卖草药的钱给他买一辆，钱都快攒够了。”爹笑着说。

我心里五味杂陈，大半生勤俭节约的爹宁可苦了自己，也不舍得让子孙受一点儿苦！

